

神史

二十一

和書門			
三	一〇	二	四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一	三	和	
四	一〇	書	
二	二		
函	四		
五	冊		
架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31024
冊數	21	(21)
函號	142	74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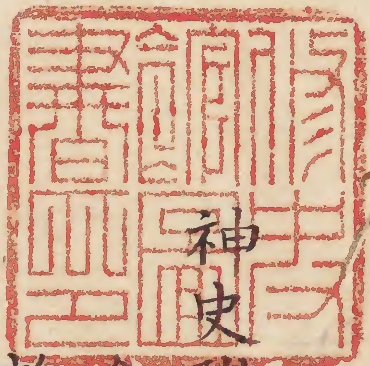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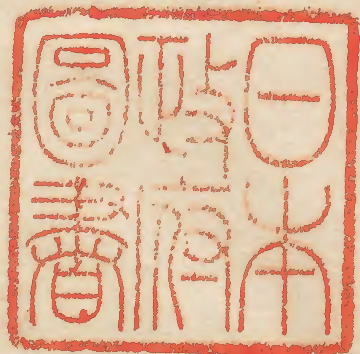
神史附志

廿五



神史附志引

余曩輯纂神史。竟宴得詠歌三十餘首。今附載於本編末簡。又贅錄往年撰文涉神典及史事數章。賜閱諸彦。幸加郢斤。顧先哲著書。揅國什于漢文之中者。率皆排填真字。據萬葉集為法。嚴精不可移易。極知余歌辭蕪拙。填字失度。歸有識所笑也。噫矣。



畢宴詠歌

樣々仁。傳婦類神遠。一卷丹。加伎安津免多留。書楚

胡能布美。

代々神爾。津迦遍幾身遠。捨志吾迦。罪拂波武登。賀計留此書。

伊津波里乎。若傳邊那婆。其神乃。罪宇久留共。何賀以堵波牟。

三歲阿麻里。外仁心濃。知良須之底。神乃御書遠。加伎志嬉志佐。

神祇

物每仁。神能守良奴。物那伎波。甘味乃御國農。志留

之那利計里。

天地能。中爾於比太留。物登之氏。神廼守良奴。毛濃那可理計梨。

垂仁帝時藏劍石上神宮

御劍波。國遠治武留。寶登低。布留乃社爾。納女於幾計牟。

倭姬命

五百年能。齡遠濃布留。此君巴。天照神廼。惠那類羅

年。

大神仁。長玖津岫邊志。之留四斗天。宇倍五百年濃。齡經丹計李。

置神祇官於大政官之上

加牟津加佐。大政志呂之女須。臣能上那留。御國尊之。

藤原氏

萬代毛。賀波良底君遠。助久瑠波。春日乃神濃。御末

也計利。

歷朝寫佛經納神祠

神垣爾。其忌多滿布。深紙遠。於佐牟留人乃。心伊也志茂。

南都叡岳僧兵屢奉神輿犯關

柵葉遠。佐左計持出天九重能。大内山遠。羨多類濃里乃師。

源義家

石清水。神能御前丹。冠着志。滿須良多計。雄乃伊佐
遠々曾思。

荷田東麻呂

明良計久。神能御書遠。傳邊之波。荷田乃翁濃。勲也
計利。

平田篤胤

荷田岡部。本居大人能。教遠婆。比登津耳成之殿。傳

邊陀留君。

毀淫祠議

恭惟上古本邦之俗。祭政一致。故國家大事。莫重于祭祀。而西土亦如此。戴記月令曰。季夏命四監合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咸不出其力。以供皇天上帝山川四方之神。以祀宗廟社稷之靈。以為民祈福。其他歷考書經及詩雅頌。皆可證。管公嘗謂。政以撫民為本。民者神明之賚也。余以為。天神地祇。姑置之。凡古之僉有功于民者。而後世贊美其成德至善。而謂之神。必非有四目兩口之異也。雖德有大小。時有前後。既目以神。孰非有功于民者。神既不歆非類。則人亦

不當祀非神。然而天下淫祠。蓋亦匪鮮。吾備尤多。有司可誘諸不急之務。而不省察乎。今有一介士。儻令親戚兄弟。多正直純良者。縱令彼一旦放情傾產。相共規戒。猶不悛。則請官長放黜。不喪其祖業。推之比鄰一鄉。果能僉然。習化純篤。善治可期焉。矧闔國悉為正直之神。顯則有君相之治。幽則有神明之祐。和風甘雨。順其時。民物各得其所矣。當今祀神無大小。廟宇必靠山占田。夫木雖不可妄伐。至宮室棺槨。則必伐之。而後施其用焉。田本產穀粟。以活性命。若田而不耕。木而不伐。傷民生日用之資。甚不可。雖喪一

邱一畝。無大利害。積小成大。不加禁遏。則積年之久。不伐之木。不耕之田。朽腐荒蕪。將不堪多矣。神意在濟民。今反傷之。余恐必為其所甚不喜也。凡好拜淫祠者。率皆無識沒字漢。固非求君父之壽福也。故禱禳之事。非貪壽嗜利。則妬善害良。豈非可禁之甚邪。且淫祠每祭。四方士庶。老幼相誘。行香火。叉手冥禱。莫不蕩兀百鄙心。既而或妓飲舞蹈。或分黨賭博。甚則至酗酒鬪爭。禍延隣席。若拔麥摧稻。折樹壓牆。無所忌憚。迨翌晨。經其地。餘瀝殘骨。穢臭可厭惡。畢竟謂酒色賭博之場。誰為不然。神而有靈。何歆饗之有。

官固不許妄建神廟寺觀。但不設嚴禁。則姦祝妖巫。黠僧癡民。恃寬大之政。猶竊營興建。淫祠一歲滋一歲。其初也。一人觀猴頭狗尾。妄稱曰。是神也。靈且奇。不可不祭也。甲唱乙和。遂修廟宇。私立其神之號。儼然比肩乎正々堂々之神。恠妄詭僻。特無謂也。春秋定公元年。立煬宮。抑煬公何人。實周公孫伯禽子也。在魯國。臣民當加崇敬。而當時其廟既毀。權相季氏妄建宮。禱其私。故聖人特筆譏之。况又祀淫昏之神哉。東漢延熹中。豫郡國淫祠。獨留洛陽。王渙密縣阜茂二祠。蓋渙茂并有功于民者。故存之。桓帝。哀季人

主。加之。以涼德。然如斯一事。可謂不可沒之善矣。本邦皇極帝時。不盡河上。有大生部多者。養異蟲曰。常世神也。苟祭此。必獲壽福。遠邇競祭。會秦河勝。為駿河吏。惡其妖妄。糜民財。捕大生部多。痛笞之。巫覡畏而止。又聞藤原高房之治。羨濃也。席田郡有妖巫。黨與蔓衍。屬吏恐懼。高房單騎入其界。捕戮之。妖害遂滅。如二人所為。與趙宗孔道輔。笏殺寧劬真武。觀蛇懲創。信妖愚民。同一手段。非剛毅諒直君子。安能得如此吏治。邦天下之理。自相憾通。淫祠必有妖巫。々々必據淫祠。薰蕕同器。香消臭存。故欲除邪。宜先標

正也。謹按。神固尊。而其尤尊者。為式內之神。何則。歷年久遠。又蒙聖主揭表。而極其崇敬。為善哉。唐李襲吉曰。敬鬼神而禁淫祠。則不求富而國富。不求安而自安。今有司。參摭舊典。定本藩治下之神。載于正史。某神屬某郡某里者。而後歲例奉幣。以彰示敬神之至。誠若其未詳者。姑闕疑。俟考。其他雖修祀于中葉之神。存祀典無異議者。仍舊而存焉。願霈然下令曰。正德移封後。無官允者。雖祭正神。猶配享各邑宗祠之中。涉淫祠者。悉毀焚之。種穀伐木。適其宜。著為永典。庶幾民嚮風。豈非美事歟。如此而政治之不成者。

未之有也。近時水戶義公。備前芳烈公。興建正祠。又毀淫祠。請有司。近之學。義公烈公。遠之學。河勝高房。豈可不贊襄。明主襲封之初。治祭政一致。以為舉賢黜否之地哉。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有司其勿遲緩焉。謹議。慶應丙寅正月。

釐革官名議

伏惟。釐革數十年之弊。既不易。矧於變更數百載之
害。尤為難。唯有豪傑非常之君。而后可以排庸議。而
膺釐革。寔更之重寄矣。然非有裒贊啟沃之臣。則不
能誘勸君上。以成其美也。政雖無大害。名不副實。則
本源不清。末流從濁。累歲之久。不能無弊。善哉。孔子
曰。必也。正名乎。顧本藩臣員。從世鄉參政。洎步卒抱
關之微。悉有定名。固非可妄議。而臣以為。就中有不
可不釐革變更者。寺社奉行也。雖今日職掌。非不當
任。但其稱謂欠安。可惜也。夫本邦之俗。崇敬神祇。三

尺童子所知。而天下之神。大約莫非齋祭。天子親王大臣。凡有勲勞于民者。漢人製社字。本充土神。而邦人混稱。為神居之總目矣。梅宣城曰。寺。嗣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內也。東漢時。西域白馬馱經。來止于鴻臚寺。後人因以寺。為佛居之稱。而佛者。胡鬼也。與本邦之神。尊卑懸隔。天淵不啻。神佛如此。祝僧獨不然乎。且大政大臣。左右大臣。位極崇隆。而令義解延喜式職原抄。叙神祇官於其上。雖窮鄉下邑之廟祝。亦神祇官之支流餘裔也。方之奉胡鬼者。豈不少有間乎。王政鼎盛之時。夷奴入貢。僧徒黜陟。以玄蕃管之。

玄者。緇衣也。蕃者。蕃夷也。兼用二義。始有玄蕃之目。朝廷之卑遇僧徒。可知也。今以一人。管轄神佛祝僧。既悖本邦官制。盖有故也。鎌室以來。寰宇豆分瓜剖。武弁事干戈。讀書者。僅々方外人耳。慶元初。東照公。聞金地院僧崇傳者。有學名。特命督祝僧。崇傳請名其官。曰寺社奉行。々々々々之稱。既見于東鑑。吾邦之有此官。不甚近。而崇傳。浮屠也。固不知大道。加之阿黨其道。以襲祿冠履倒置之目。當時百度草昧。無遑革正。厥後。相臣以為。授僧徒重職。甚虧損國體。更以武臣換之。而官名仍舊。因襲迄今。猶未釐革。可勝

嘆耶。臣謂。寺社奉行。宜改宮寺奉行。或曰。列藩之設。官。摹倣幕府。々々置此官。列藩遵奉。公家亦然。臣曰。通考前古。三代因禮。損益不同。歷世設官。具載其史冊。非啻異代殊稱。一古之間。前後有更革。唐本置中書省。至開元。改稱紫微省。以姚崇任之。如斯之類。不可勝數。臣嘗閱宮津城官名簿。有切支丹破損二奉行。祇而今無此官。則是舊置而今無也。由是觀之。又必有今置而舊無焉者。廢置猶然。况舊所有。而特改名哉。立政之大本。在仁恕嚴明。以率民。苟察事不可宜。詳施為注措之道。而行之。何必仍舊貫。苟其法之

良。意之美。縱令先幕府而為之。亦無不可。况其他乎。因想。列藩主之歿也。親臣爭殉。戰國餘習云。水戶威公。深憂之。一日。遍召親臣曰。寡人若捐館舍。汝等必勿殉也。迨薨。義公自踵親臣家。重諭以先君遺言。衆皆從命。至大猷公薨。嚴令天下禁殉。威公禁殉。在令未下之日。然未聞世人議威公先幕府者也。幕府躡威公之叛。舉而竊倣焉耳。凡為事當初。雖有良法美意。倘其人優柔不斷。顧諱譏譽。則沒世無成期。苟有豪傑非常之君臣。悍然勇決。則何事不成。唯憂其無志耳。鄒賢論王道。謂滕文公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

是為王者師也。釐革官名。美政之一端。寓焉。今四隣
視而倣之。庶幾乎魯聖正名訓。亦王師之類也。可不
勉哉。目今奎運大閱。一介之士。僅讀數百卷之書。莫
不能辨佛教之妄誕。知寺社二字欠妥。有司舍好禮
考古之時。而不圖改稱。臣未知其可也。有人于茲。俄
寢姓更名。人莫不恠焉。迨諳今名。又忘舊名。改稱官
名何異。若廟議。斷然。改寺社奉行。謂宮寺奉行。雖一
旦聳動。駭愕俗吏之耳目。沿襲既久。究歸至當。果然。
豈非曠代創見耶。臣雖迂踈。幸生際盛明。豈可柔奸
自全。緘默不洩乎。敢昌嚴譴。罄陳瞽言。以俟裁擇。慶

應三年。丁卯。正月。

讀鳩巢論神道書

室鳩巢論神道書。其大旨。以為道出于天。聖人修以為教。而天下後世。古今東西。皆由之。無別有所謂神道者。縷々三千餘言。立論確實。足以破神道者流之弊矣。非邃學宏才。則焉能如此哉。唯其論皇統之大旨。悖戾也。余故不得不為之備論。而明辨也。其言曰。我國以壤地褊小。民俗倥侗。有尚鬼崇神之教。以誘之。民化其教。三千餘歲。常以天子為神孫。而不敢執。雖強主迭起。國柄遞移。亦敬而遠之。置諸度外。使无輕重於天下。其所由来者漸矣。嚮使上世有禮樂刑

政。以開陽明之化。而變好鬼之俗。則其享國亦當如
三代之久耳。嗚呼。何其言之妄也。彼以皇統之無窮
者。固非皇祖寶訓之所致。又非國體淳厚之所致也。
特以為壤地褊小。民俗倥侗。有尚鬼崇神教以誘之
也。然五大洲中。壤地褊小。甚於我邦。而子弟弑其父
兄者有焉。或尚鬼崇神。過於我邦。而臣民逐其君主
者有焉。蓋鳩巢之意。以為西土之所以冠萬國者。不
在王統。而在聖人之道。道之所存。固尊矣。雖然。西人
說繼統之久遠。輒舉周家八百年以誇之。說其短促。
輒言秦隋二世以證之。抑周家秦隋王統之所以修

短者。未嘗不由祖宗仁暴之應也。於是。益知我寶祚
之所以與天壤並無墜者。由皇祖仁厚治民之所致
也。乃謂之盛德之報。至道之應。孰謂不可。又曰。一王
之統者。謂是我國俗則可也。若誇此。則恐使中國人
聞之。反生譏議也。余謂。非帝西土人。不生譏議。亦反
感嘆之。宋太宗召見吾人學僧。奮然。聞國王一姓傳
統。臣下皆世官。因歎曰。此古之道也。今鳩巢何其稱
謂之妄也。自有宇宙以來。我邦特立鐘秀於天地間。
加之。無一人敢朶頤於寶祚者。則安有目西土為中
國哉。縱令今日之西土。當堯舜孔孟時。自我稱彼為

夷無不可也。何則吾之所宗。在堯舜之道。與孔孟之教。而不在地也。是大日本史之所以置西土於外國傳。嚴史目也。加之當時彼已為滿清辮髮奴所吞滅。四百餘州。悉變成夷狄腥羶之域矣乎。是宜夷視之。荻生徂徠自稱曰東夷物茂卿。天下後世。背斥其妄。而不復知鳩巢稱謂之妄至此也。中國夷狄之稱。固不兩立。今既稱彼為中國。則雖不公。然敢斥我為夷狄。將置之何地乎。鳩巢之於徂徠。相距特一間耳。高山仲繩者。天下氣節士也。嘗讀駿臺雜話。至論楠公應延元帝聘事。有公不及諸葛亮侍劉備三顧後

而出遠甚之語。乃擲書庭上曰。咄腐儒。何贖々之甚。後不復讀。傳以為美談。夫雜話所論。特不過一楠氏進退出處之際耳。然其闕皇室係國體而言之失當者。則仲繩猶且擲書痛駁之不已。若使仲繩讀此書。吾恐仲繩徑詣鳩巢墓。怒髮逆豎。罵笞之。猶其笞足利尊氏墓也必矣。豈啻擲書而已哉。

讀神歎二宗論

佛教之蠹害。儒人辨駁。無世無之。佛骨表本論皆是。方今學士。靡然誦法。韓歐程朱。奚憂其陷溺。而憂在下民。々々陷溺。雖如不足深畏。然總天下之人。士大夫。僅居千百之一焉。以明悟一君子。欲提醒陷溺千百人。亦難矣。既有儒家論辨。除士大夫之陷溺。則又不得。不生一種論客。以救下民之陷溺也。大抵下民。魯愚佞佛。若說之。以尋常之言。彼必以為。儒者闢佛之套語耳。余讀平田叟篤胤神歎二宗論。的當痛快。先獲吾心。余謂。割新鮮。容之磁椀。加以塩豉。而注沸。

湯風味一變。豐潔可喜。然亦特由沸湯之力。為闢佛亦何以異。非痛駁。不能醒迷昏。叟著書之意。蓋如此。抑余更有所憾焉。先輩著書。皆要不過提溺發蒙耳。是以一人誦之。不若十人讀之。以擴其要也。百人閱之。孰與千人觀之。以鈎其玄也。唯文殊漢假。々文無識。亦誦之。漢文。則學者而后其義始可辨。故欲遍醒世人。以漢文。則言雖切的。奈不能遽回天下視聽。何獨叟托卓識。創論於易。讀易解之筆頭。以納牖許多愚夫愚婦。能俾其人自知。所以不可不欽。賽天祖天孫德澤之義也。於是乎。書不徒矣。往年。香嚴紀侯。召

見平景敬翁。聽其講神典曰。可謂佛敵矣。顧侯固贊翁。然敵字。立言主彼。不免有語弊也。今叟斥鷺蓮二禿。以神敵。々字下得。尤妙。况有此大議論。其維持世道。可嘉尚焉。讀者。可以假字忽之哉。均是攻擊人短。而當理之言。謂之確論。否則罵詈也。叟之駁佛。真無間然。余聞叟晚歲著書。或駁堯舜文武之道。無所忌憚。豈非確論。變為罵詈者耶。

讀恒祀事略

恒祀事略一卷。遍舉朝廷祀典。疆迹靡遺。并載歷世天子。及有名皇族公卿武弁忌辰。讀者常置座右。拜閱。曉然生報賽之心。補教不少。獨惟舉在原業平兄弟。豐臣秀賴父子等。而不載東照公者。蓋作者不滿文治以還。大權歸武門。天子拱手之事。而除賴朝以下元帥也。何以舉豐臣氏乎。且如秀賴。亡國庸主。典夫業平。漁色失行。無可取焉。其他碌々不足舉者尚多。苟舉忌辰。要使人寓欣嚮之想。而舉是等人忌辰。可謂昧擇矣。雖東照公為霸主。至定大亂安宸憂之

偉績。豈不足裡祀耶。抑由近歲公之裔孫獲罪朝廷。故并加貶黜其遠祖乎。然朱均之不肖。不能累堯舜之聖明。自古而然。今載公祭何害。而此書不載公為不可。况不載勅賜宮號之神乎。果然。私論而非公論也。

題神兵取扱書後

祠曹大林君奉命董治神兵。頃日與同僚鈴宮高諸君。辱賜余下問。獻愚管。乃謂之曰。今夫神兵。率皆生長於山野。推魯朴直。不識禮度。至文武之道。固非有素習夙講之漸。若一旦隸屬於少年銳進之人。則其不斥以為迂愚無足用者。殆希。獨四君之於神兵。教養有法。徐驅諸仁義忠厚之域。且人々憾憤激勵樂為之用也。方孝孺曰。以驥待馬。則馬皆驥也。以駑待馬。則雖有善馬。皆失其為善馬。吁。此言也。四君其可采以充御神兵之法矣。抑又有瀆告保平二役。源為

朝義平叔姪。僉辭拜官。議者以為知緩急也。顧藤原
賴長賴信二將。沈滯英材。臨事倉皇。以爵秩啗人。豪
傑豈有甘受焉者哉。自古良將之所以能獲衆心成
大業者。無他。由信義固結於平生。鼓舞陶冶。適其宜
焉耳。四君可不鑒省哉。慶應三年丁卯四月廿有九
日。

寄藤陰石川君書

久文拜啟。逐日添暑。不審比來尊体如何。伏惟寢膳
萬福。客臘公上之赴石州也。途過弊里。命侍臣一人
納銀錠于賀武奈備廟。苟信古好義者聞之。欣躍不
啻。按史。貞觀丁亥。清和帝授本廟神階一級。今茲運
屬千載。祝民昏議。大修祭祀。祠曹高野某。奉代拜之
命。幣帛稱是。四隣士庶。賽禱填溢。垂白之叟。傳以為
未有之盛事。要之大祭。胎胎於客臘之特旨。雖固成
公上從善如流之至性。其議發于執事。翊舉曠古之
偉典。其功不亦鉅乎。側聞大旆北向以來。禁管內梵

宇開法筵。獨許修此大祭。不啻允之。又舉代拜之盛典。俾人知崇神肅祀。本邦之正俗。而賢侯所為。復出于常慮之表。豈不快欤。夫兵飢災厄。獻幣帛神廟。自古而然。今修大祭于奉命討敵之日。神明冥護之勝兆。可期焉。左氏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此行之謂也。僕頃日。摘錄祭事顛末。附以本年係清和帝授階經千年。天下神名載三代實錄。類聚國史者。為笏十七。為神七十四。而嚴嶋神。居其一焉。授階之日。當仲冬之月。今藝備相接。驩然親睦。為唇齒之國。嚴嶋大祝佐伯氏之徒。若聞吾祭典。或遣屬吏詢謀參誓。亦未

可知也。果然。僅々小冊子。安保無充考古之用哉。偷閑。謄錄。以呈于左右。賜一閱。幸甚。々々。慶應丙寅。初秋。

與祭典司書

五弓久文拜啓。祭典司執事。僕客秋撰神主考。呈神
祇局。說涉陋劣。固无好發明。然邇日有一二追考。鄙
意在欲附載於本書末簡。夫神主者。在本邦。為廟祝
之通稱。在西土則否。左氏春秋。桓公六年傳。隨李梁
曰。夫民神之主也。僖公十九年傳。司馬子魚曰。民神
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襄公十八年傳。晉中行獻子。
以朱係玉二穀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
好背盟。陵虐神主。杜預解之曰。神主。民也。子魚獻子
語。省一箇之字。並以民稱為。襄公十四年傳。晉師曠

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是以君稱焉。丘明一傳。有同字而不同義者。既如此。昔鄭人指玉未理者。謂之璞。周人指鼠未腊者。謂之璞。一日周人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周人出其璞。乃鼠也。鄭賈駭嘆而去。同稱異物。周鄭猶然。宜神主之說。和漢異義。而益知彼此各當。不可概論也。凡制度稱謂。不能無弊於千百歲之久。故英主賢相。變革適宜。無確定不易之義。然則本藩治下神主之議。要在當局處事者。虛衷審擇。斟酌今古。以發不拘泥之傑識為耳。聞政府令遍按神主故事。而中嶋遠芴。謄僕神主考。復供局吏參

觀。不知是否。抑僕亦有欲告執事以其事之大于神主者。何也。謹按倭姬世紀。崇神帝祀天祖于吉備名方濱。當是時。郡國之名未全定。混稱三備。不知名方濱今日果屬三備中何地也。伊勢本居大平。嘗註世紀。識者推其精確。尚憂名方濱無尤證。安藝野村蘿軒亦盡力世紀。考索有年。最後知名方濱在備後沼隈郡神邑。一歲游紀伊見大平。々々示其註本。蘿軒々々告其說。大平欣悅。創獲乃載之。其著僕因又按神邑有長田之地。即所謂名方濱也。異字均訛。出于轉誤。不足恠焉。地稱神邑。且有名方之目。奚疑其為

天祖靈區。僕恨土俗稱今伊勢。是蛇足耳。蓋其意對伊勢而立此目乎。然斯地祭天祖之事。為崇神帝五十四年丁丑。與垂仁帝二十五年丙辰。祀天祖于伊勢五十鈴川上。其間相距四十餘星霜。是世紀所炳載也。夫今字之為言。述此新于彼之辭也。雖伊勢固為天祖永鎮之神區。然至其論遷祀之後先。則名方濱之於五十鈴川。新舊了然。若謂今伊勢於義不通。不若襲稱名方濱大神宮之允當也。特命削今伊勢三字。爾後改曰名方濱大神宮。豈非得體之稱謂歟。撮錄愚管。質正左右。雖遼豕瓚語。搜討踈脫。不足瀆

鴻博之瀏覽。幸賜教答。不宣。己巳仲夏。

重呈祭典司書

久文拜啓。天下之勝區。衆人誰不欲占取。以為吾劬
吾鄉之有。昔右將源公。謂下河邊行平曰。孤將賞以
封邑。鄉唯言之。行平曰。幸賜播磨。須磨。明石。屬本劬。
是臣願也。雖右將一旦許諾之。遂食其言。而行平之
志。得勝區。政暇。以寓游息之樂也。嗟吁。人之欲占勝
區。猶如斯。况於神區靈境。古今無定論者。公侯有土
之主。其可諉湮滅無聞。而不校覈乎。夫神區靈境之
在一國者。宜無措異說。然其名散在各地。無的證。則
一國之四境爭占。以為在吾地矣。如吉備。其弊尤甚。

是以自三劾既定之今日。追論三劾未剖之往事。大較牽強附會。無不各以為已有。神武帝自日向。抵吉備。居高嶋宮三年。高嶋無定地。小寺清先。以備中神嶋充之。馬屋魯平。以備後水吞當之。僕讀脩陽國誌曰。高嶋在備前。誌成備前人之手。亦黨佞桑梓。要皆不免為私說也。雖然。舉真箇屬已州之神區靈境。附與隣土。而獨矻矻研究痛痒。不相關殊域之地理。以自誇諛博者。世多其人。抑亦何心哉。僕曩寓書左右。論天祖靈境事。未幾見松本叟。叟曰。或傳名方濱行祠。在備中川上郡彌高山赤濱。未知是否。此日。匆卒

不遑質問詳備。顧叟學精于國典。固當有允證。然僕聞彌高之為地。層岷峻嶺。在萬山堆裏。今其地果為名方濱耶。縱令有桑溟之變。烏獲距海濱在數十里之外哉。是僕之所不解也。唯以地名存一濱字。而強充名方濱。迂繆似失縈。按東鑑曰。武藏河肥。李世換以川越。異字同訓。猶吾備之有名方長田也。然則名方濱之在備後。而不在備中也的矣。前牘既論以神名邑可備天祖靈境之一證。今不復贅。抑神邑隔海濱僅里許。蓋曩昔近接灣港。中古淤塞為田。未可知也。較諸山海懸絕之彌高。謂之名方濱。固無不可。將

謂以名方濱在彌高之說。出數百年不可移易乎。雖
然。允言有確據。後說何必屈讓前說。是故子遷之史。
往々有追叙丘明所不言者。如程嬰公孫杵臼及少
正印等是也。其他舍人之史。補古舊脫漏之類。不可
勝數。若務證前志疑後史。一々駁之。以為誣妄。特夏
蟲評水之見也。私念。後人能辨正先哲之失考謬說。
適足以忠于其人耳。二百年来。本學鼎盛。羽倉東麻
呂。加茂真淵。本居宣長。平田篤胤。伴信友。諸賢迭興。
發揮神道功績匪細。但恨布衣振鐸。教權極輕。其言
雖確。竟歸於無用也。幸賴新皇踐祚。祭政維新。詔興

復神祇官。天下神政之難沒者。悉取重於茲。是宜往
質也。宋蘇軾論韓愈曰。公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
中。無所往而不在。譬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
也哉。矧天祖之威靈。百倍韓愈。遍盈寰宇者乎。人苟
誠虔恭敬。以致之。隨處來格。奚害都鄙。各邑供祭奠。
固在今日。不紛紛然區別靈境而論之足矣。然倭姬
世記。既載天祖于名方濱。寔吉備靈境也。為備人者。
乘朝野敬神之秋。盡心力。確定靈境。以釋千歲疑團。
不亦報國之一美事乎。且彌高。係舊幕府水谷氏采
邑。尚推故典。決定靈境。恐無其人。獨本藩右文。和漢

學徒聚首于一費之中。今而不謀。若舉失其機也。僕厚望執事及同志。上誓天祖。賓天之靈。虛哀審研。以校訂靈境。裒錄群議。介京邸吏。奉獻神祇官。受其裁擇。并絕異日之交訟。是執事之責也。重陳瞽言。以瀆高聽。幸賜報命。己巳。秋季初五。

復江木鰐水書

久文謹復。來旨云。北野菅神。有聖廟之目。尚矣。地舊建醫館。後配享菅神。所以稱聖廟也。未知是否。下問及僕。是本朝文粹所載也。宜就本書加檢查。僕因按日本書紀。仁德帝十年。壬午。冬十月。甫科課役。以構造宮室。百姓扶老携幼。運材負簣。日夜力作。是以未經幾歲。而宮室急成。故於今稱聖帝也。由是觀之。仁德之至德。所以遍施黎庶者。非歷世諸帝所企及。而舍人王之修史。舉仁德帝之遺澤。永存口碑者。叙之曰聖帝。其用語允當。不溢美。豈漢人蒞上奏劄子篇。

漫稱當代泛泛無聞望之庸君闇主以聖字之類哉。重按東鑑大治年中進納北野聖廟起請文東鑑又曰建曆三年癸酉二月二十五日澁川兼守臨刑不堪悲慟進十首詠歌於荏柄聖廟荏柄屬相摸蓋鎌倉近地也。可知匪啻聖廟專指北野管神雖他處凡祀管神者皆可通稱也。豈非聖廟一在證耶。夫鍾天地清淑之氣而生者人也。况吾邦地靈人傑推我較彼々奚勝我哉。然則於人主則仁德於人臣則管神均謂之東方聖人亦何為不可。况書紀文粹東鑑諸書既有聖帝聖廟好題目乎。抑聖為賢人之極稱固

不可妄下。然漢人視聖過高。迨魯聖歿後。雖有至德孔才。絕無一人受聖號者。嗚呼。天之生人。何區劃三代前後。而徧于出才德之多寡也。蓋後世非無聖者。由時儒刻論苛求。不知有其人耳。要之。背馳乎孟子性善人皆可以為堯舜之說矣。至邦儒或尊西土。以為聖人不生於他域。唯西土能生聖人。其自視之卑。不亦已甚乎。昔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聖人。後儒傳襲牢固。不可奪。三代以後無聖人之說。程子為之備也。獨清吳中堅以張子房諸葛武侯慕容恪郭子儀

李鄴侯程明道李綱宋澤岳飛孟珙為三代以下聖人。可謂創論矣。今僕之聖視管神。亦中堅一般之見也。不知尊意何如。報道辱問。并錄愚得。以請叱正。已。季冬。

送吉川多節歸鹿嶋序

古者。朝廷以祭祀為國家大事。續日本紀。元明帝和銅紀元春。叙神祇。伯中臣意麻呂于左右大臣之上。以表皇國之尊嚴。延喜式職原抄書法。皆胚胎于此。上古王室之盛。祭政一致。是以國司國造掌廟祠。以敬神教民為職。故非宏材偉德之人。不得當其任也。中古海內。為武人之有。國司國造。變成巫覡之流。誣神誑民之習。紛然行世。今之廟祝。往往出於國司國造之曹焉。余以生廟祀家。竊慨其職之失古。而不齒於士林也。負笈三都以來。所交之士亦不少。而率皆

列藩之臣。否則。匠農工估耳。求一廟祝讀書者於其間。無得也。於是喟然嘆曰。宜矣。方今廟祝之不齒於士林也。蓋非士林擯之。抑廟祝之不自重也已。孟子曰。人自侮而後人侮之。廟祝中果出一魁偉竒傑之材。而革數世之大弊。豈難得哉。戊申之歲。余見鹿嶋人吉田多節於昌平黌。蓋其人也。初以為亦列藩之臣。既而各通姓字。知其為廟祝也。深喜之。欲屢相往來。把臂論志。未幾。多節將歸鄉。來曰。子盍贈一言乎。余聞之。憮然不樂。久之曰。余與多節交尤淺。固未能盡其學之蘊奧也。多節固多同窓之士。交必有深於

余者。文固有長於余者。多節得此。以為磨礪之資可矣。何待余言。然余既與多節同其職。又同講斯學。則雖無其請。亦將欲言之。乃謂之曰。多節去矣。歸家之日。以子之才德。朝則玄端正笏。崇敬武甕槌之大神。晚則閱皇國之寶典。餘暇又誦彼孔孟教人之法。以翼我先王治民之道。然後可以除誣神誑民之巫習。而復祭政一致之盛典也。亡疑矣。都下某先生。亦多節隣邦某廡祝之子也。一世皆推儒宗矣。嗚呼。多節繼先生而蔚興者乎。然多節身不去其官。而讀書行誼尤。不愧於儒人。先生下惟教徒。身既列儒籍。孰與

於多節可稱道者更多。自今以還。多節益講明其學。又推其餘。使世之為廟祝者。皆為多節也。則海內之士。皆將仰其下風。豈特得一洗其不齒士林之辱哉。是余所以深望於多節也。且多節不之聞乎。子之劾。一百年前。有英明之主。曰西山源義公。嘗有言。凡生天地之間。修綱常倫理之道者。皆儒也。凡為士者。孰不可謂儒。然則區而別之。曰士。曰儒。曰廟祝。是皮相論耳。多節其自重焉。

送神郡翁序

時在下總

神郡翁種義。將謁伊勢大廟。請余言。余曰。吾試舉翁所以深奉大廟者贈之乎。夫大廟世以其祀宇治者。謂為內宮。天照大神是也。以其祀山田者。謂為外宮。豐受大神是也。博古明典如翁者。審知其故。他則不知大廟者有內外之別。萬口一喙。曰天照大神。猶佛家所謂一體分身者。不復知豐受大神為何物也。中葉以還。山田廟祀。以豐受大神為國常立尊。蓋欲駕天照大神而出其上也。動輒分黨鬪訟。甚則干戈日尋無寧歲矣。至德川氏統宰天下。雖益崇尊二大廟。

不敢措優劣于其間。然行遷祀奉幣之儀。必先內後外。著為永典。先哲論內外。有宗廟社稷等說。確言明辨。不遑縷述。恨後世大廟祭田。為武人所有。廟祝艱生活。各製造神牌一位。副以曆書。每臘徧往諸國。頒授人家。得錢帛以資餬口。顧亦出不得已耳。唯宇治僻究。廟祝亦鮮。山田侈繁。鉅麗。酒肆妓樓。櫛比碁布。誠為游觀樂地。其廟祝亦富家。多畜慧僕美隸。以得人歡心。故天下受山田神牌之地。殆倍宇治。先是翁邑水海道。亦為山田廟祝龍氏所管。獨奉宇治廟祝世木氏神牌者。居十一矣。今茲安政乙卯。世木氏遣

其隸。請翁及邑吏。爾後闔邑奉其神牌如龍氏。翁諾之。勾當其事。多方周旋。諄々然說當欽仰二廟威靈。而所以尤不可不尊崇天照大神。既又恐輕躁無識者。耳傭目販。或奉世木氏而不奉龍氏。定議闔邑。並奉二神牌。獨俾世木氏不頒與曆書。交修睦。祈闔邑之豐穰。意在省費。不忘故喜新。竟歸光祿朝棟詠千木之旨也。於是衆僉悅服。允世木氏之請。龍氏聞之。無怨言。嗚呼。翁特一介商賈耳。至其博古明典。處事公正。雖比士大夫。無慚色。然則翁之是行。固不同夫紈袴輩。驕榮佚樂。耽古市之烟霞者也。二廟祝其延

翁林寄宮寄二文庫。虛左設席。以飽其眼。太古寶典可也。果然。翁欣然。以為勝得烹龍炮鳳之珍膳必矣。翁當見我師齋藤拙堂。過津城日。以此言質之。拙堂亦首肯矣。

贈神衛隊諸君序

頻年邊隅多虞。加以姦民嘯亂。遂及幾甸。本藩慨然。益修明文武。更張紀綱。百度維新。於是擇管下祝人之志。武技者若干人。曰神衛隊。命講習砲刀之術。勸勤督惰。月凡數次。備緩急一隊之用。陳龍川所謂欲納一世之人才。高々下々。不使絲髮遺棄者耶。余亦祝人子也。因一言。贈隊中諸君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鑿。夫子以為知言。祝史矯舉以祭。季梁譏之。西人之鄙斥祝人。振古而然。獨本朝國體。與西土淫渭判然。神后之征韓也。撰良辰。入齋宮。親為神主。祭天

神。遂不血刃。綏服三韓之首奴矣。爾後。祝人襲稱神主。以至于今。以神后之聰明雄武。既為神主。則祝人之重且大。可不問而知也。腐儒榮彼。庖此。輒駁斥祝人。概為僧道之般之觀。可慨焉。雖然。所重於人者。誠敬耳。節義耳。今之祝人。苟奉神存誠敬。事君立節義。奚憂腐儒之言哉。且神后之大典尚矣。請更舉元弘建武之事。論諸君乎。余閱常史。氣比氏治。子齊晴。尾張昌能。宇治惟直等。皆為祝人。一旦憤天子蒙塵。各舉兵勤王。或奉鸞輿。或從元帥。要擊巨猾。擒殺大賊。鏖戰蹀血。至死不撓。就中如齊晴。泗千尋海底。護送

儲君。復來死於父尸傍。忠孝雙美。萃于闔門。其節義如此。可以不愧于神明矣。與中興良將新田楠菊數公。千古不朽。赤心報國。比赤松則村。塩谷高貞。朝南暮北。終始不渝。節者。相去何啻天淵。則村等封土。跨有數芴。反不及祝人。遠甚。所重於人者。在誠敬與節義。而不必在爵祿之崇卑也。嗚呼。在今日。諸君所當師者。齊晴輩也。宗像。鎮西巨廟也。尊氏。西犇。其祝人。政弼。迎館之資。給豐渥。再壯。垂挫賊鋒。永為國家深憂。豈非大異齊晴輩之撰耶。他日有事。諸君寧為齊晴而死。不為政弼而生也。余有深望焉。抑人各有職業。

若捨其當務。而專投時好。以迎規官獎。縱令材勇有餘。固非可嘉尚焉。祝人之任。誠敬奉神。節義事君。自家公內事耳。故晨夕肅虔祈禱。夷人孚神格。猶津守國夏方後。醍醐帝討賊日。祈戰捷住吉神。盡其職。然後刀劍槍銃。各從其志可矣。不然而扼腕執戟。徒擬武人恣態。安得這學步邯鄲之誚哉。諸君宜監省焉。慶應紀元乙丑。後五月。

送後給石劬如京師序

後給石劬。將如京師。來告別余。蓋以由其闔邑吏民。囑而經卜部公奏。請朝廷進其奉祀王子廟神階也。或曰。神固尊。而瀆請受其爵。豈非屬虛飾無用之舉歟。余曰。何言之妄也。昔藤公忠平邸側。有宗像神。公每往還。輒下車。一夕。夢神謂公曰。吾位卑矣。而數煩公敬屈。實所不耐。公於是奏陞正一位。俚諺曰。神尊居九層。帝崇居十層。故神之於民人。能致肅敬之心者。而后護祐庶可期焉。獨萬衆之主則否。人禽草木。孰不蒙其統御之恩矣。雖以神之威且靈。猶得隆爵。

重典。更生其輝光。則天子之尊可知。是以有旱澇凶
飢非常之禍。天子必遣使神廟。奉幣祭奠。或列官祠。
或授神階。滕公之奉陞神階。不亦宜乎。非獨本邦。西
土歷代帝王。崇敬孔子。褒封累爵。不一而足。顧孔子
之至聖。雖加尊號。宜若無所輕重者。然民者。神之主
也。隆其爵。則人之景仰者益深。民心歸。則神亦享矣。
戴記曰。幽則有鬼神。四海之內。合敬同愛。今王子之
神。而得隆爵重典。則邑人合敬同愛。倍曩年。而石州
之榮。亦莫大焉。雖然。神之所以果能致衆心敬愛。終
始無貳者。其任在石芻。可不畏慎哉。余嘗聞之。陸奧

守平維叙。巡視管下。至一古廟。頽弛處。駐駕召從吏
問故。對曰。桓武帝時。祝人蒙官譴。祭奠亦墜。維叙嘆
曰。由祝譴。黜祀典。有司之咎也。乃命葺理之。不日。土
木竣役。後從吏夢神深謝其建白之勲矣。嗟呼。陸奧
之廟。幸得敬神辨大義。如維叙者。總舉二百餘年之
廢典。不然。在寒烟衰草之間而止矣。然則神無大小。
其所以興衰者。顧祝人之敬慢何如耳。若石州鑒忠
平維叙二公故事。於奉神之義。必有所得矣。石州曰。
謹奉教。乃書以贐。并質卜部公下執事云。

送溺平生赴秋田序

凡君子之處世。貴其能讀書窮理。推所得於言行際。以不喪矩矱耳。自夫仁義忠孝之大。訖片言一行之微。莫非盡其所發矣。然非吾心胸綽乎有餘裕者。則不能期果臻于斯域也。獨奈學生賦性過直。卞急者。大約唯知以已律人。苟有人之言行。僅與已異。輒加譏貶。不毫假借。適足以見其量之狹隘矣。寔儒林深弊也。眉山蘇子曰。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第白葦。何足貴焉。是駁斥王安石欲以其學舉天下之人。比而同己之誤也。

夫學者之於治業。先研經。亞之以讀史。二課略就緒。或撰文章。或賦詩歌。不妨隨其蘊蓄而吐露之。夫如此。崇本收末。內外交資。然後無偏畸之弊矣。先是。江都皇學者流。有平田篤胤伴信友者。二叟相善。並為一時巨擘。信友嘗懇請書其和歌。閱涉花月者。篤胤乃更詠一首贈之。大旨曰。吾輩昕夕以講究皇學。猶無寸隙。奚遑為彫雲刻露之浮辭哉。曩余以為子志超卓。非常人所夢見。不圖有今日之請也。信友一見。大不樂。自是絕交。余謂人平素若不留心於本源。盡擲萬務。矻矻沈溺文字。弄巧鬪奇。以悅世人。固為可

鄙惡。奚問其學之皇漢哉。雖然。至花晨月夕。偶然觸興。衝口而成文字。曰詩曰歌。皆我之天真也。誰能禦之。然而膠固概斥之。以為間言語。如篤胤者。是胡寅所謂。剛愎鄙夫。井坎固量也。信友蓋誠託花月之文字。以驗彼己氏胸畧之寬狹如何耳。嗟呼。若人終身。僅止于為區々按邦典逞臆說之徒而已。儻使其居樞要匡濟之地。當陶冶人材之任。烏獲塞其重任哉。余友溺平生嗜閱篤胤撰述。心醉其言者。有年于茲。傳曰。好而知其惡者。天下鮮。余恐生墨守篤胤之說。措是**非**於弗問。而染師心自是之習。徇陋踵弊。殆不

可鑿也。聞篤胤號伊吹屋。余因以為伊吹岳麓宜艾。請生以余之婆言。當一握之艾。自炙其頂。而不受篤胤之疾。以遴擇其說之正確者。遵守之。可謂留良削拮矣。生頃日。將有如秋田。書素論以贖焉。不識果為良藥也乎否。

羽中廟新修石玉垣銘并序

戴延之曰。漢魯恭冢前。有石祠石廟。四壁皆石。我西備亦有神石之郡。嗚呼。石為神之所欣饗。良有以也。安政六年。己未春。本邑人松浦市兵衛等。募有志鳩資命匠。標石柱數百本于羽中山神廟前。所謂玉垣也。工竣。謁余記。余曰。凡謀物之不朽。莫如託諸金石。金則糜財。而患盜。石獨省工少費。并禦盜患。宜矣。子輩有今日之舉也。况一勞永逸之功。不可殁乎。是可記也。乃銘曰。神廟垣以石。敬神不褻神。石而命以玉。神心玉絕塵。精誠貫金石。神其祐斯民。

書賽神德君恩祀典簿後

幽遠在上。善護祐民者。謂之神。威儼莅下。以董治民者。謂之君。夫民也者。非俟神與君。則烏可得生哉。澆季之民。煖飽自安。慢神蔑君。誰知其一衣一食之微。亦為神君至賜哉。本邑人。每歲仲春望。義故相會。虔舉祀典於花香山譽田帝廟前。可謂賽神德君恩者矣。抑亦其舉庶乎免慢蔑之罪耶。至幹事釀金顛末。詳于簿中。今不復叙。文久三年。癸亥二月。

府川聖廟棟牌記

天下之事。埃非常之英主。而後能舉革弊之政矣。今
新皇踐祚。親裁萬機。特重祭典。首議遍詔。宇內剖析
神佛之混淆。於是。涇渭判然。己巳歲。本藩敬戴朝旨。
俾典式官吉田彌五左衛門以下諸吏。巡視管下。神
廟。徹其佛像。擬神體者。乃換以鏡幣。且悉除廟中梵
器。授諸旁近。緇徒嘗閔本廟者。安置焉。特命緇徒。誓
不猶私唱神號。以祝禱。盡誘衆心矣。豈非千古通快
耶。顧各廟多佛像。獨府川聖廟。儼然神體也。巡吏鑒
定。以為無異議。嗚呼。從前之混淆者。幸得今日威斷。

而釐清可慶。然較諸本邑神體歸存仍舊。令闔境更
添一層欽仰之心者。不亦更可賀乎。邑正小森滿悠
介人。請余記其由如此。

金九邑管廟神鏡記

將幣鏡換神廟佛体者。是吾福山藩迹日釐折混淆
之大凡也。西備金九邑管廟。舊陶器神像。例非佛体
者。不許更換幣鏡。而里正馬屋原生藤太。懇請神鏡
一匱。納廟中。又來乞為之記。余謂。昔在野見宿禰仕
垂仁帝。當日葉酢姫皇后崩。創意埴象人馬諸物。奏
廢歷世殉葬之弊。積德累仁之報。竟誕若管公之賢
胤。然則陶器神像。在公廟。固其所也。然而生懇請神
鏡。而官亦賜之者。蓋有故也。夫鏡有大小。至其在器
者。抑亦小矣。鏡之至大者。玉公也。人庶就鑑。輒邪正

曲直無所一逃其照矣。今里正雖賤。亦不可謂非一
邑之鏡也。苟掩蔽喪光。偏陂接物。則下民烏獲仰其
明哉。生倘能體認之。以為官之所以。一旦賜鏡于己
而復獻公廟者。無他。是在俾余朝夕謹恪。率下。希不
愧神鏡也。果然。破格之賚。於是乎不徒矣。己巳季秋
念七。

棟札銘

聖帝登極。宿弊維新。國侯奉勅。藩吏分巡。察視管下。
及廣谿濱。有森山廟。護一村民。中污緇徒。莫佛擬神。
迷溺之甚。攘主尊賓。今換齊鏡。革質為真。卓乎威斷。
四海同仁。千秋萬禩。肇歸禮裡。

修史廢撰歌盛論

恭惟本邦王室之盛。自天子親王大臣。以訖諸卿群臣。無不用心典籍者。是以其學諛博。文辭亦粲然可觀焉。自舍人親王撰日本紀以來。歷朝修史。有本紀之編。有實錄之撰。雖其書朴實乏精彩。讓馬班之史數步。然為邦人者。欲講明上古事情。舍六國史。將安求焉。迨醍醐帝。勅紀貫之等。撰古今和歌集。自是三代集。八代集。十三代集。二十一代集。相尋而成。猶彼有三史十七史二十二史等之目也。宇多帝以下。修史絕響。孟子曰。詩亡然春秋作。我則反是。雖後世儘

有一二史乘。率成布衣韋帶之手。蓋撰者不重。則其書從輕。難信徵焉。以其非勅撰之史也。雖西山公之史。猶屬私撰。梁邦美詩曰。天下文章落布衣。可不慨哉。上古私歌。多出勞人思婦之咏。亦足以寓勸懲焉。作者固無意哀輯也。後世有一種歌人。專門弄巧。日夜吟咏。彫肝鏤腸。以一首巧拙。卜終身榮辱。怨忿鬪訟。至絕交親朋密友。或有歌合憂悶。殞性命者。無識亦甚矣。夫和歌之妙。雖山柿二歌聖之詠。固非經天緯地之要語。况其他乎。史也者。包括古今沿革之跡。治亂興亡之理。關係世道人心。果何如哉。其一輕一

重。不竦智者而明矣。按醍醐村上一條白河崇德近衛安德土御門後堀河後深草龜山後宇多後二條花園後醍醐光明後光嚴後圓融後花園十九帝。皆勅撰歌者也。獨醍醐帝撰三代實錄。雖不修先皇宇多本紀。猶勝于十八帝廢史撰歌者。不知村上以後文教掃地。修史無人乎。抑將澆李君臣。競浮靡之詞乎。雖然。學記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本。成就人材。其任在上。苟鼓舞得其術。何難之有。夫經傳萬古不刊之書。縱令後人擬之。不免王通之誚。雖天子遵奉其書。斯可矣。唯尊經之道。不在講明之々外矣。

且余非敢慨撰歌。以為無用之舉也。若向之十八帝。萬機之餘。召儒臣。問我先王寶訓及四子六經。從嵯峨帝讀史記。清和帝讀論語故事。又詔文臣修史。更命詞臣撰歌。文質彬々。可謂集而大成之矣。嗚呼。學亦多術。經史其急務耳。如十八帝。非悉不讀經史。然本末倒置。廢史撰歌。謂之盡人君之學。則未也。末流之弊。至以咏歌為衣纓家事業。遂舉千歲不拔之權。付之武人。而拱手無一所為。是余之所以不能無遺憾於村上以後諸帝也。

與齋藤子德書

五弓久文再拜。白齋藤子德老臺足下。弘化甲辰歲。老臺遇大故東去。僕亦西歸。濶焉者久之。每想老臺積日苦學。加以才之美。退居陬僻。益蓄湛深之思。揮如掾之筆。巨編雄文。陸續不已。欲呈一書以問近業。遷延消日。及癸酉冬。僕又東游。客夏老臺亦携家而來。一脍大降如三之懷。因得閱別後盛著論。愈精。文愈妙。更覺加幾等。于前日矣。陸生焚筆硯之嘆。非虛語也。老臺未及強仕四五歲。其文為冊已十。為篇亦不下四百。其他漫筆記行稱之。何其業之盛。而才之

敏也。方今老師宿儒。恐不能如是。老臺不復作一篇
應酬之文。亦足矣。願自今老臺除講經授徒外。月課
數日。廢他事。謝來客。專心修史。起後小松帝。至偃武
以降。極力畢精。頭微闡幽。以補常史缺陷。老臺之文。
自當不朽於千歲。是僕之所以惻々必期於老臺也。
胡稚威曰。古今人皆死。唯能文者不死。豈謂今日文
士。皆果不死乎。世之文士用力。多在議論。不在記事。
競作詭幻絢爛之文。不喜簡淡淨潔之文。夫文之有
用。記事為上。議論次焉。孟子之文。以議論勝者也。然
亞聖非可以文視之。則當別論。其他。丘明子長。為千

之妙文者。豈非記事耶。中間議論。但不過君子曰大
史公曰數語耳。外之。未聞有議論之文。單行于世者。
然人未嘗病焉也。韓柳歐蘇曾王。皆名于文。而韓柳
生于唐中。葉前代諸史既成。雖有纂修之才。無施焉。
如蘇曾王亦然。獨歐公修唐書及五代史。遠過于陳
壽以下之史。向使韓柳修史。豈亦出于丘明子長之
下哉。且不必遠引西土。而近以本邦證之。近時鴻儒
賴山陽。舉世艷稱焉。蓋以其修外史也。雖有山陽之
才學。不修外史。徒事議論。所存止于刊行數卷遺稿。
則是亦一老書生而已。試論其著書。外史記事也。政

紀議論也。均有用之文。今謂人曰。子取外史乎。將取政紀乎。其人必曰。能掌哉。外史也。雖好議論者。無異辭也。是僕所以慙慙足下修史之舉也。雖然。僕固非謂議論之文。悉屬無用。而記事之文。皆為有用也。蓋謂議論貴識。而修史尤不可無識。否則体裁顛倒。議論牴牾。非矯誣則掛漏。故子長之記項羽。太伯。夷也。或列于本紀。或置世家列傳之首。其他定立萬古史例者。即識也。亦長于議論也。世稱良史者。皆然是。記事為主。而議論自行于其中矣。僕久持此論。而未得其人。今發之老臺者。無他。老臺才學邵茂。夙好邦

典。而文尤為同人所推。至論善文。海內誰不僂指於老臺。々々嘗著讀史贅議。人皆知史論卓々可觀。今踵修正史。益知老臺論識。與尋常儒生異科矣。世之艷稱老臺者。何讓於山陽。而山陽有靈。亦曰能了吾未了之業。真吾知己也。王昶嘗譏袁枚不應人請。而多作墓誌碑傳。袁枚固恃才好名之徒耳。然其心以為。我不得與纂修明史。無已。則同時名臣交友。嫻族及一介技能之士。苟有可傳者。吾乃臚述靡遺。以供異日史料。是所以不辭好名之誚也。袁枚生在康熙修明史日。僕斷知編摩之功。必不在宋學湯斌陳維

崧朱彞尊之下矣。然則若前輩有修後小松帝以下之史閣筆可也。今則無。老臺速從事于斯。無為往日之袁枚。而為今日之山陽。是僕所以切望於老臺也。老臺勿侈大僕言捨之。幸甚。

與岡田周輔書

五弓久文再拜。白岡田君周輔老臺。梧右。天保己亥歲。僕游浪華。得始閱貴著外史補于一老儒家。後游江都。復借讀貴著于一友。頃又受一生囑。句讀排字貴著。自己亥。訖辛酉。經歲廿三。閱貴著三次。而考其書。前後記載。終始不異者。居七八。而校訂改竄者。居二三矣。因謂他物不變者。七八。可謂極不變者矣。修史則否。記載變初稿者。二三。可謂極變者矣。無他。非校訂改竄加詳確審精之功。無得也。蓋七八不變易。而二三變難者。何也。其不變者。率皆赫然在人々耳。

目。而其變者疑似異同。紛然鱗雜。故把毫擢度不失
銖銖者。然後可以為信史實錄也。僕於貴著云然。其
錄愚得。以竢賢考。亦在於責備。唯出於嘆服之餘幸。
勿咎唐突也。淺井嶋津二氏記。較他家。叙事詳明。而
叙淺井氏尤為用心。而猶似有關崇源夫人。事當詳
叙者。將有所忌諱乎。雖然。事涉醜態。荒穢者。為昭代
忌諱之固可。不必然者。不記而可乎。吾邦中葉以還。
女子榮辱前後懸絕者。莫甚于崇源夫人。々々母織
田氏。右府信長妹也。初嫁淺井長政。号小谷方。長政
為右府所殺。小谷方大歸。再醮柴田勝家。夫人與二

姉。從母倚勝家。々々滅。母殉節。夫人以孤女。又與二
姉。不得已。鞠育母讎之手。十數年間。辛艱備嘗。可謂
至辱矣。既長。豐太閤媒夫人。適其外從兄丹波少將
秀勝。々々右府季子。為太閤義子者也。夫人生一女
而寡。至太閤。使台德公娶之。與盛著所記不異。唯過
簡未詳耳。夫人誥々有螽斯之福矣。已生大猷公。為
守成良主。垂鴻基於無究。又生東福皇后。入備坤極。
其他公子公女。或鎮雄藩。或適大國。台德公男女。其
非夫人所生者。僅會津侯保科正之一人耳。所謂駢
枝連理。同巢共乳之瑞。吾於夫人見之。明正帝。以東

福皇后之女。追皇極元明芳躅。踐萬乘尊位。是尤可
以仰觀夫人之豐采。前古無倫也。長政贈官。華押藪
太平年表。曰中納言。藩翰譜曰大納言。二說不同。而
其陞納言則一也。豈非以長政為台德公岳翁乎。將
為東福皇后外王父乎。抑以明正帝為其外曾孫女
耶。要贈官長政。關係夫人之大者也。夫人前夫女。為
台德公所鍾愛。及笄年。台德公養之。嫁關白九條藤
公。然則其女非啻為皇后。并為政所謂之豐采無倫。
豈不可哉。政所事實。固非出臆說也。僕嘗寓遜齋林
氏門。借讀南塾來抄。得詳焉。來抄係寬文中。其宗文

穆先生撰本朝通鑑日記。載政所薨。政所於大猷公。
為同母異父之姊。是以嚴有公特命罷臨朝。禁天下
奏樂七日。附載政所世系。本書林公秘典。而老臺亦
學林氏。儻讀其書。偶遺照檢乎。貴著註異同。若瑣事
不足載者。備參摺。縱令前件不可載正文。亦不妨補
註中。而廣異聞。顧德川氏之於故家名族。一介士。猶
錄甄錄。矧於外戚乎。然繼絕興廢之仁。獨不覃淺井
氏。實為千載遺憾。果然。長政膺贈官優典。亦足以慰
其冤魂乎。泉下矣。闡微顯幽。是修史者所當盡心也。
大內氏記。叙冷泉隆豐諫大內義隆事曰。今君不做

先公。而廢武備。崇佛教。臣恐四隣乘隙而起。臣字下得不妥穩。宜換署吾若隆豐字。時屬衰亂。大内氏為公卿逋逃淵藪。隆豐蓋王人冷泉藤氏之子。決非武臣。食世祿于大内氏者。雖義隆之遇。下関白尹房父子輩。叙事之際。豈可下臣字乎。僕謂隆豐為義隆之幕賓。彼感知已。遇事諫諍。臨難畫策。遂死之。其跡殆涉世臣殉節者。是老臺所以下臣字也。享祿戊子冬。記義興逝。曰卒。是宜書曰薨。卒。均人之死名。而本朝自有制度。嚴乎不可紊犯。自位叙三位官任參議。至大臣者。書其逝。曰薨。自位叙五位官任侍從至四

位中將者。書其逝。曰卒。今據貴著。永正壬辰春。義興叙從三位。則其逝當書薨。不當書卒也。嶋津氏記。亦叙龍伯維新家久逝。並書曰卒。彼父子祖孫。或叙三位。或任參議。或任黃門。是皆宜改書薨。書法如此。一閱瞭然。知其為公卿。不亦簡便乎。又閱附錄頗有稱謂失實者。毛利勝永傳曰。五日夜。勝永詣後藤基次陣。曰。明日合我兵三萬騎。踰国分山。直衝内府營。決戰。所謂内府者。東照公也。然此係大坂役。是時。東照公。已讓大將軍重任于台德公久。台德公且不可下内府稱。况東照公乎。凡稱東照公以内府。用諸関原

則可。用諸大坂則不可。勝永傳宜書東照公。曰前將
軍。則庶乎得其實矣。宇佐美定行傳曰。景虎已立。繼
上杉定實後。定實恐作憲政。福嶋丹波傳曰。大崎玄
蕃。守福山城。福山恐鞞誤。元和以前。福山無城。迨福
嶋氏國除。台德公割封水野勝成于備後。勝成奉命。
移築丹波所守神邊城于深津郡水吞。更加修繕。更
名福山。說見大成武鑑。不必待僕為備人特詳之。且
玄蕃為鞞城代。諸書有尤證。不可不改福山為鞞也。
自序天保甲午。誤作庚午。諸如斯之類不尠。敢錄二
三以呈。或鄙見有未滿高意。託郵簡。望見教。勿嫌反

覆。至懇。々々。

荅中山文節書

復啓辱示手教。并水史上表。竹館遺事。及關係恭廟實錄。編纂者數十條。感謝曷已。僕自去月。擺脫百務。專校修實錄。孟春分袂後。所補錄亦不尠。今日上卷徹業。適得賜書。鵲喜之餘。不覺當食投箸。旁人目以為狂而不顧也。僕志從事此著以來。仁兄聞藏邦乘者。輒為僕借之。秘典禁出閩外者。就其家寫之。或完謄其書。或摘錄其言。或口授其說。雖零篇畸冊。苟可資史料者。探討百方。從僕所在。寄示之。無都鄙之異也。僕往歲輯事實文編七十卷。亦受仁兄之賜多。猶

今日之於實錄也。唯文編體裁。在就他著輯他人之文。而不復煩僕筆削也。其業似難實易。實錄則否。雖記事證。批群籍。說有異同。語有詳略。原書有記國字者。有譯漢文者。是以非參攷衆說。而後鎔鑄出之。如蜂之釀蜜。蠶之作繭。身入其中。俱化。則不能也。其業似易實難。僕之費光陰。僅々四卷之實錄。不減七十卷之文編。可知有輯與著之別矣。蓋修史不難。叙述而考訂為難。不難考訂。而聚書為更難。今仁兄前後並力任其事。以弗懈。遂翊成是業。何其幸也。譬之賈人新開肆者。非有當初假貨資於人。烏得成他日十

倍之富哉。然則實錄僕之書也。又以為仁兄之書。亦誰謂不可。嘗聞澁井大室。蒙上杉鷹山侯之眷遇。方修國史。其采用之書。多出于米澤文庫。夫侯之假書大室。以卒其盛業。用意誠美矣。然侯以提封十五萬石南面之主。頒給藏書于至慕之鴻儒。是亦河側水。囊底物。固無難事也。仁兄一介外給事。旦夕奔走仕途。以偷閑閱書。已為至難。又推其餘。搜索他人所深秘之書給僕者。比之侯。其勞逸之懸絕。何如也。嗚呼。僕辱交七八年間。所讀之書。借於仁兄者。過半。不止供實錄文編之采用也。雖然。僕之於仁兄。自療飢防

寒之計。至進退出處之大。無不盡被其澤者。特區々一借典而已哉。錢虞山曰。兄弟而各姓者。仁兄有為。拜承來示。囑傭書。寫野史中光格帝本紀。并紀常二黃門世家。不遠附脚夫。若仁兄告藏書貴族。以僕志得借觀前書中涉天寬以降諸卷。悉補叙實錄未備者。自今。經一兩次校修。欲介仁兄奉呈其書。以報借觀之恩。近日撰實錄例言三十餘則。別寫質正。請反覆辨駁。不遺餘力。他附後鴻。久文頓首。

事實文編自序

六國史尚矣。繼之有常藩之史。有中賴之史。起於神武。訖於慶長。班然可觀焉。而至於偃武以還。則闕如也。余意憾之。嘗讀近世諸家文集雜著。苟有係事實者。輒抄而錄之。積成七十餘卷。名曰事實文編。名君賢相忠臣孝子烈婦節女。一事一行之微。無不兼載。而其文或成名儒鴻家之手。或出白面青衿之筆。巧拙並襍。玉石兼陳。讀之殆似無詮次。然其事實。則參繹互訂。務採其無紕繆者。畧標其篇目。而分次之。舉要省煩。立類合散。幾乎讀者有所考焉。譬諸匠者之

造屋宇也。萃畸材而補葺之。雖素朴不飾。而亦不足
為人居乎。後有如義公及竹山山陽者出。修德川氏
之史。或采擇之。余之所願也。方今操觚之士。率皆浸
漶於無稽浮根之言。以釣名射利。其文非彫篇繪句。
則鈎章棘辭。務以悅人之耳目。精麤雖殊。要不出於
二途之外。其於研經鑄史之業。無墜露涿流之助矣。
葉水心曰。文不閔世道。則雖工無益。此余所以纂是
編之本志也。



